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

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生活

06

2019年4月26日

星期五

邮箱:
3213456266@qq.com

主编:郝良
责编:李睿

抢油渣

□吴长海



童年时有许许多多有趣的回忆,其中抢油渣的情节就让我们兄弟三个一生都难以忘怀。

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我还只有十来岁,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八九岁,一个六七岁。那年头农村实在是太穷了,老百姓一年到头也难吃几次肉。只是到了过年的时候,生产队才杀一两头猪,人平大概也只要一两斤肉。我家里有七口人,我有两个弟弟和一个两岁多的妹妹,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,属于家大口阔的家庭。过年时,我家可分十来斤猪肉。这些肉父母是舍不得吃的。除了除夕吃团年饭有一碗肉外,平时是见不到肉的。父母看我们兄妹四个都像小鸟似的眼巴巴地张着嘴,把肉都让我们吃。奶奶和父母都吃得很少。到了大年初二,我和弟弟都要随父亲出去拜年,家里的肉就更不让我们吃了。我嘴馋,问母亲讨肉吃,母亲说:“这些肉要留着招待客人呢!你这么大了,也要慢慢学懂点。你如果想吃肉,就到亲戚家去吃吧!”

因为家穷,过年时除了招待客人外,母亲一般是要把肉肥的部分进行腌制,而且切得很细很细一小块一小块的。因为平时没什么油水,每年生产队分的菜油又很少,这些肉就成了烧菜时用的油。肥猪肉做成的油,我们都把它叫做猪油。

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每次母亲炒菜的时候。母亲用筷子夹一块小小的腌制肉,放到烧红的边锅里,一会儿就炸炸地响开了。母亲用锅铲用力按住猪肉,然后不停地转动,直把那肉按得再也挤不出油来了,才把青菜倒进锅里。但往往这时候,我们三兄弟是不给机会让母亲立马就将菜倒进锅里的。我们三双眼睛都牢牢盯着那一点儿油渣,趁母亲倒菜的一刹那工夫,三只小手一齐伸向锅里胡乱抢了起来,根本顾不上油锅滚烫滚烫的。我是老大,油渣抢到手的时候最多,自然我也吃得最多。我把那一点点油渣放在嘴里,并不着急去吃它,一是因为太烫,二是想细细地独自享受,那油渣实在是大香了。当时在我看来,那一点点猪油渣简直就是人间的第一美味。我一点一点地慢慢地嚼,细细地品,直嚼得一点儿也没有了才慢慢咽下去。什么叫尽情享受呵,那嚼油渣嚼油渣的过程才真正是尽情享受!我想,在那个没有肉吃的年代,猪油渣简直就成了绝好的替代品。两个弟弟看我吃得津津有味,一个个张大眼睛望着我,不住地咽着口水,喉结一鼓一鼓的,那羡慕我吃油渣的劲头,如今想起来还犹在眼前。

有时候,我也会咬下一点点给弟弟们,看着他们的馋相,母亲说:“大海,你可不能吃独食呵!”看弟弟们都怪可怜的,我也非常同情,也会“慷慨”地赠一点点给他们。吃了我赠给他们的油渣,弟弟们拍着小手,对我很感恩戴德,也很心满意足。

有一回,母亲在炒菜时,又在锅里放了一小块腌猪肉,我们三兄弟又像平时一样在锅边,眼看母亲快要倒菜进锅里,眼尖的三弟猛地一下就抢走了油渣,并且以最快的速度一下便送到嘴里嚼了起来。我愤怒极了,狠狠一巴掌打到他脸上,三弟哭了,却怎么也舍不得张开嘴巴,一边嚼着油渣一边“呜呜”流泪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把油渣吞到了肚里。事后,三弟对我说:“不管你怎么打我,我都不会张开嘴巴。想把油渣从我嘴里夺去,我才没那么傻呢!”说这话时,三弟脸上绽开了天真得意的笑容。

说实话,每次在抢油渣的过程中,最吃亏的还是二弟。一般情况下,二弟是不敢跟我抢的,因为怕我打他。除非我不在场,他才敢跟三弟抢,但那样的时候很少,只要是得知母亲用猪肉炒菜,我无论如何是不会放过抢油渣的机会的。三弟跟二弟不同,他虽然是老三,但长得虎头虎脑,不像二弟,像个瘦猴。加之三弟是家里最小的男孩,父母对他比较溺爱,他本来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,有点像张飞,抢油渣时他明知抢不赢我,就是抢去了也要挨打但还是要冒险与我一争高下。

去年过年,我们兄弟三家聚在一起吃团年饭,说起小时候抢油渣的故事,儿子女儿和几个侄儿侄女觉得莫名其妙非常反感,怎么也不相信,还你一句我一句的,说每年过年吃饭时你们都要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,烦不烦呀!说我是在给他们上忆苦思甜课,有故意夸张炒作的成分。直到我把那次因为没吃到油渣打了三弟的经过讲了,我自己亏心内疚得竟流下了眼泪,他们才觉得我讲的可能是真的,一个个低下头来不再吱声……

那年那个小女孩

赵医生2岁时,随父母迁到现在居住的城市,长成一个地道的达州人。因着父母是外乡人,婚前本地没有亲戚,造就了我对侄儿侄女缺少概念,很不把自己当长辈。

20出头那年寒假,妈妈准备带我姊妹到大舅家做客。母亲有两个哥哥,兄妹仨工作在不同的城市,自小便知道泸州、绵阳有大舅二舅,那两个陌生的城市便亲切起来。大舅是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,来往最频繁的亲人,极宠他的玄妹儿,爱屋及乌地疼爱我姐妹俩。

大舅厨艺好,可以把鹅烧出鸡的味道;大舅将就我俩,陪我们满山跑。有次看到山坡上开了朵山丹丹,就要去采,大舅说危险不让去,我俩不依非要往上爬,大舅就在底下喊:小祖宗呢,你们下来我就去。然后就攀爬着采下山丹丹。

所以去大舅家,我极为兴奋。放假我从学校出发,妈妈和姐姐达州出发,我先一天到泸州。4个表姐表哥带着各自的孩子聚在一起,给我热烈的欢迎。

4个2-8岁的小孩,最小的女孩上面3个哥哥。他们上窜下跳满屋子跑,有时聚在沙发靠背上,跳下来又爬上去。我感到危险,长辈之责油然而生,就抓住一个小男孩制止,谁知那小子不依好,站在沙发背,扬手一巴掌打在我脸上,我连想都没想,反手一耳光回在小家伙的粉脸上。

小家伙愣了半晌,肯定想不到这个姨会跟他一般见识,打要还手,小嘴一瘪哭将起来。赵医生不示弱,看表姐循声过来,也唧唧呀呀,“欺负我妈妈还没来哦。”表姐笑得岔气,第二天见着我妈告状:姑妈也……

近30年过去,大舅去世已经8个年头,3个男孩早已先后结婚或当了父亲。当年那群孩子中最小、总是跟在哥哥们后面跑、舅舅及全家最疼爱的小侄女,如今出落得亭亭玉立、如花娇嫩,且才能不输容貌,事业也发展得风生水起。优秀的女人婚姻总是迟到,今年终于决心委身一位同样优秀的男孩,婚期定在明媚的春天。

年近80的老母亲,早早便决定参加侄女的婚宴,更重要的是去祭拜长兄。隔着410公里,我们担当起运送老太太的重大责任。

老人身体硬朗,跟着我们清

晨出发,珍惜着花好风轻的春光,绕行到下午方至目的地。早有她一众子侄等在宾馆外,打开车门迎接老人家,老太太被热情晕了,滞留车旁,被她的毛脚女婿停车时,碾压了足背。

自己夫婿闯下大祸,赵医生临乱不惊,及时安抚正确处置,第二天母亲基本行走自如,众人都长出一口气,很是佩服老太太的修复能力和运气。在大舅的墓前,妈妈喋喋念叨:哥哥,肯定是你保佑了我。

侄女的婚礼现场,以白色为基调,背景墙金色的花架,T台前金色的拱形门,点缀着成千上万各形花朵,多为白色,间有浅紫淡蓝,黄、白两种光源变幻照射,有种仙境般的迷离朦胧,极低调的奢华、浪漫。

西装革履的表哥,牵着妆容精致、银冠银饰、身披白色婚纱的女儿,把新娘的手交给新郎,台下背熟的祝福语依然不够流畅;明明早已暗度陈仓,现场跪地求婚仪式,依然让我的小侄女满含热泪。

婚礼是每个女人心中的一场梦。没完成时,爬山涉水去寻觅;完成心愿,心里觉得就那么回事,对着晚辈后生,偏是眼光望向远方,似乎想要回到年轻,口里无限留恋:女人,必须要有一场热烈的婚礼。

婚礼接近尾声,到了抛花球环节,催正在大快朵颐的儿子参加,儿子哼哼他还小;到了撒红包环节,他又说,那都是小孩子才去抢。突然发现,快到20的儿子,和当年第一次到舅舅家的我,年龄相仿,接近成人的世界,内心依然是个孩子。

婚宴结束,亲人间依依离别。母亲兄妹的三家子女,很难聚得这样整齐,6位老人已作古一半,母亲是参加这次婚宴的老辈代表,自是被稀奇拥簇。老太太很是骄傲,向晚辈们讲:我哥哥怎么怎么样,我二哥……。不知怎的,总想起当年跟在哥哥们身后的侄女,那时的母亲也是这样?

一家人有三个孩子,到了三个城市,就有了血脉联系的三个家庭,慢慢的,一代代血缘会淡会更淡,老人在,家族就还在。

为一个人,赴一座城,参加一场婚礼,聚集一次亲情。乖乖小侄女,愿美好的生活,如同婚礼上那身铺开的洁白婚纱,包围着你,从此夫妻恩爱,相伴余生。

